

「清」潘仕成 輯

海山仙館叢書

— 叁拾叁 —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清〕潘仕成輯

海山仙館叢書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安老夫子孝履清和師母世兄益獲安吉深慰依依去
秋苦次荒迷不能匍匐前赴太夫子靈几僅遣价馳奠
北望搏顙中心負疚如何可言繼蒙老夫子回示知於
仲冬舉襄事其時亦爲先慈營窆不得趨事執紼又無
羽便未由寄將寸衷罪戾至今夢寐靡寧也先慈於正
月元旦歸窀諸事荒率動不如禮併不敢以具聞真抱
無涯之憾也伏承隆莫賜以鴻章謹對使百叩敬薦几
筵家嚴仰藉福庇幸健飯如常晨昏子舍聊奉菽水歡
同思世途塵網不覺冷若寒灰第君恩師誼高厚未酬

恐亦不堪鞭策尙望老夫子示以渠誨也明歲專候絳
帳南來隨侍左右罄寫悽誠門人廬次無狀杜門掃跡
久已不出戶庭近於小祥後至吳門謝弔寓邸捧接台
函旅次荒涼褻使者附帛貳種伏惟照存別諭趙姓卽
諄囑常事照拂肅泐復謝臨稟惶悚感切之至制孫在
豐稽首

余進士雲祚

余雲祚謹稟老夫子臺座前雲祚自庚戌之秋睽違函
丈倏爾十度星霜遙瞻夫子純嘏天錫道德日崇可勝

忭慶癸丑舍弟公車回獲捧琅玕如親提命嗣後鄉園
氛擾里道悠阻久疎音問迨戊午初春祚抵都門始悉
老夫子讀禮珂里未遑躬候抱歉殊深茲以聽選留滯
燕邸萬里萍浮蕭然囊橐尙未知所稅駕惟冀夫子超
晉崇階爲之指南耳邇聞仲澍張門兄道及老夫子指
日榮補不次之擢拭目可俟頃因張子赴任入楚順道
歸里特肅荒函上候萬福臨稟曷任瞻馳雲祚再頓首

稟

顧二榮

俟考

恭謁老師座下辛亥迄今倏逾三載客歲曾布手奏一
緘附致同學袁向若先生轉達函丈以少申謝悃諒蒙
電照不敢再贅嗣欲緝候又自揣一介故吾無以上答
高厚畏瀆清嚴輒爲中止然而嚮往之私誠結於中不
能自己敢自外乎伏念風會維新帖括一道駸駸乎日
趨於古皆繇庚戌南宮師臺力任起衰諸鉅公又從而
應之一時闡牘煥然復古遂爲三十年中之所僅見是
以子丑兩科相繼迭盛不可謂非斯文之大幸也以愚
揆之今日者猶有文行本末之說所當亟爲講究者爾

夫六經四子之書所以明道也道明於上則教化興道
明於下則人心正教化興人心正而太和在宇宙間矣
迨道德流爲文字其間風氣之升降有難以悉舉者而
惟好古學道之士必欲起而維持之何也其所言者皆
其所行者也不然史漢之風神八家之論說苟以材智
自擅者莫不發憤爲雄窮年矻矻以求快夫胸臆而究
其所至亦足以自名一家第攷諸踐履寡當焉蓋徒務
乎其末而本之不立故也至若廓清功利之私滌蕩虛
浮之習一切邪說小慧與訓詁記誦之陋俱不足以溺

之而奮然振拔於流俗之中惟以躬行心得者發明聖
賢之蘊此其志非猶夫人之志其業非猶夫人之業可
知也求之當世不知誠有其人焉否歟使有之則其修
辭立誠敦本積行所關於風教者爲何如乎愚知師臺
興起大化扶進人倫未有不樂得其人以與之朝夕者
也二榮蓋竊有志於此而恐恐乎愧所學之不克逮焉
雖漸摩攸及亦歷有年所而龍江一謁未罄心期乃荷
師臺一旦收而登之門墻之列稱隆遇矣夫豈易邁者
哉矧非有夙昔之雅信諸生平則其爲人之賢不肖固

未之知也而二榮又不欲急急自鳴其志之所存而師
臺拂拭勤懇加於等倫者意謂其人之可以有造以庶
幾適道之一日耶抑二榮之所遇者猶在形迹之間而
師臺之所鑑者已在意言之表乎榮每於平昔反求之
際自念功利之私何以廓清之必盡虛浮之習何以蕩
滌之無餘邪說之不敢遽闢小慧之未能悉忘訓詁記
誦之結習未易旦夕之畢化則躬行心得者未可以自
信而自安也是非躬承聖緒者提命於前無繇達矣今
者幸遇師臺宏克復之世學明博約之心傳進小子而

卷之三
三
裁之以底於明道之歸此自昭代所希有而先聖人以
後二千餘年振興絕學之一日也因不揣固陋敬布愚
衷伏懇師臺賜以明訓飾以條章二榮雖昧劣敢不殫
力奮志冀無負於師臺之厚期也茲有神鋒近選上呈
法鑒其中甘苦所歷已於評語稍一露之不審有當與
否祈公餘之暇間賜斧削俾小子知所從事爲禱近聞
內院熊先生昌明斯道振起未學必與師臺夙有宮商
之應其語言文字流播左右者并祈賜觀一二以慰想
慕以襄志學何如臨楮可勝悚惶翹切之至璧翁孔先

生季翁老先生祈此名一候不敢另啓并懇門人顧二榮百拜

張贊善烈

門生迂疎之質謬蒙聖恩出於意外實皆吾夫子餘庇也史事重大學識難周深望夫子時時指示之俾勿貽譏千古則至幸也河間大節乞夫子備錄顛末見示試卷并彭年兄卷呈覽題難而出於倉卒門生僅能切題殊乏藻麗恐未可令人見也詩文向無刻集今似必不可少謹畧抄數首敬求夫子刪正倘有可存乞夫子

顏氏家範月片卷三
卽賜弁言爲重如不足問世亦候夫子直教不復敢災
梨棗矣願望教音不勝翹切伏候太師母師母世兄闔
宅全福未罄欲言

拜別函丈脩已年餘太夫子宦窶之事莫克躬親負士
罪戾已多又不能一介專馳代叩階下依依南望徒渺
寤思邇白門生相要正擬藉鴻恭候乃忽蒙師諭遙頒
慇懃垂問拜讀之際感媿交并因詳請老師台履太師
母師母世兄闔府全祉私慰下懷非言辭所能盡也門
生拙滯如故絕望通顯今七月十八日服闋計驗到之

日居前者不啻百餘人萬無補理雖禁網盛世不能無
慨於中然竊念古者爲己之學缺陷良多應無暇較計
榮枯也春間荷任楊兩先生疏薦出之意外揣分難當
今部催甚迫門生尙在制內不能恭與盛典卽使考在
制外詩賦素非所長今方舍田芸田全無揣摩萬不能
得當門生年五十七矣非復馳逐康莊之時念服除後
惟有編蓬環堵彈琴而咏先王之風此不禁人自爲之
者勿爲不肖以遺宮牆羞卽所以仰報造就恩者尙望
夫子指示教戒之也恪具不腆藉手拜獻無足齒及伏

祝老師孝履清勝未一

世妹遽罹此變慘切之極卽欲趨庭恭慰阻雨遲遲罪也暑中尙望老夫子寬解自重是祝捧諭祭用綾帳稱皇清待贈孺人李家婦亡女之靈此兩項似無可易至主祭書名似止宜老夫子率世兄而祖母暨母哀意具於文內不必列稱於前京俗有內眷另爲一帳列書某氏雜懸衆帳之內非縉紳禮也若師伯可列老夫子之前而祭文仍夫子自語固無碍也草畧無當惟裁確請益門生薄奠亦在二三日內附此稟知烈再頓首

正月內四師叔惠顧敝齋捧讀賜札知老夫子闔宅納
祉不勝欣慰門生試事尙未有期春來病眩蓋積勞所
致今少愈尙弱求能畢事足矣不敢有他望也小兒偶
倖鄉闈荷天子骨肉至愛喜溢於詞雖烈私心亦亟望
焉但恐德薄福淺未知能仰副至意否耳不腆一庖遙
祝岳降輶褻之罪實歉於心殊卷六冊敬呈夫子教示
並呈師伯師叔世兄教小兒受知於孫貞子父母甚切
胥麓庵有力焉合房則陳椒峯行人也并附以聞臨池
曷勝翹企烈再頓首

伏惟老夫子不以烈爲不足教示以著書俾之參閱烈
反覆尋繹聞所未聞精詳愼重異乎世之汎爲著述者
雄邁邁逸不惟遠過近代文人而未篇攻闕異端究極
原委卽歐公本論有不能及然夫子非爲文也爲明道
也道在詩書患在不著不察守訓詁以沒聰明讀斯編
者如震聾發蒙使之瞿然而顧庶幾新智日生於聖道
有所省入乎其以嘉惠後學甚厚顧其中最大節目惟
格物二字而烈之愚闇尙有未能遽愜於心者誠以程
朱立說皆沉涵出入躬行心得數十年而後灼見無疑

者其言平實精確如布帛菽粟之不可易蓋聖學攸關
非徒爭文義也自宋元以下學者智深勇沉無跂及近
似二夫子者夫學力不及什一而一旦欲易其說是以
心憊而不敢出也先惟精後惟一先擇善後固執萬古
聖學止此定本倘謂窮理之先又在去私克己似仍是
誠意之事而所謂虛能生明鑑物不爽又似心正以後
時矣至於上增窮字下增理字陽明曾有是言夫釋經
之法上增一字下增一字者多多矣可勝譏乎卽曰格
去物累不上增一去字下增一累字乎然此猶就文義